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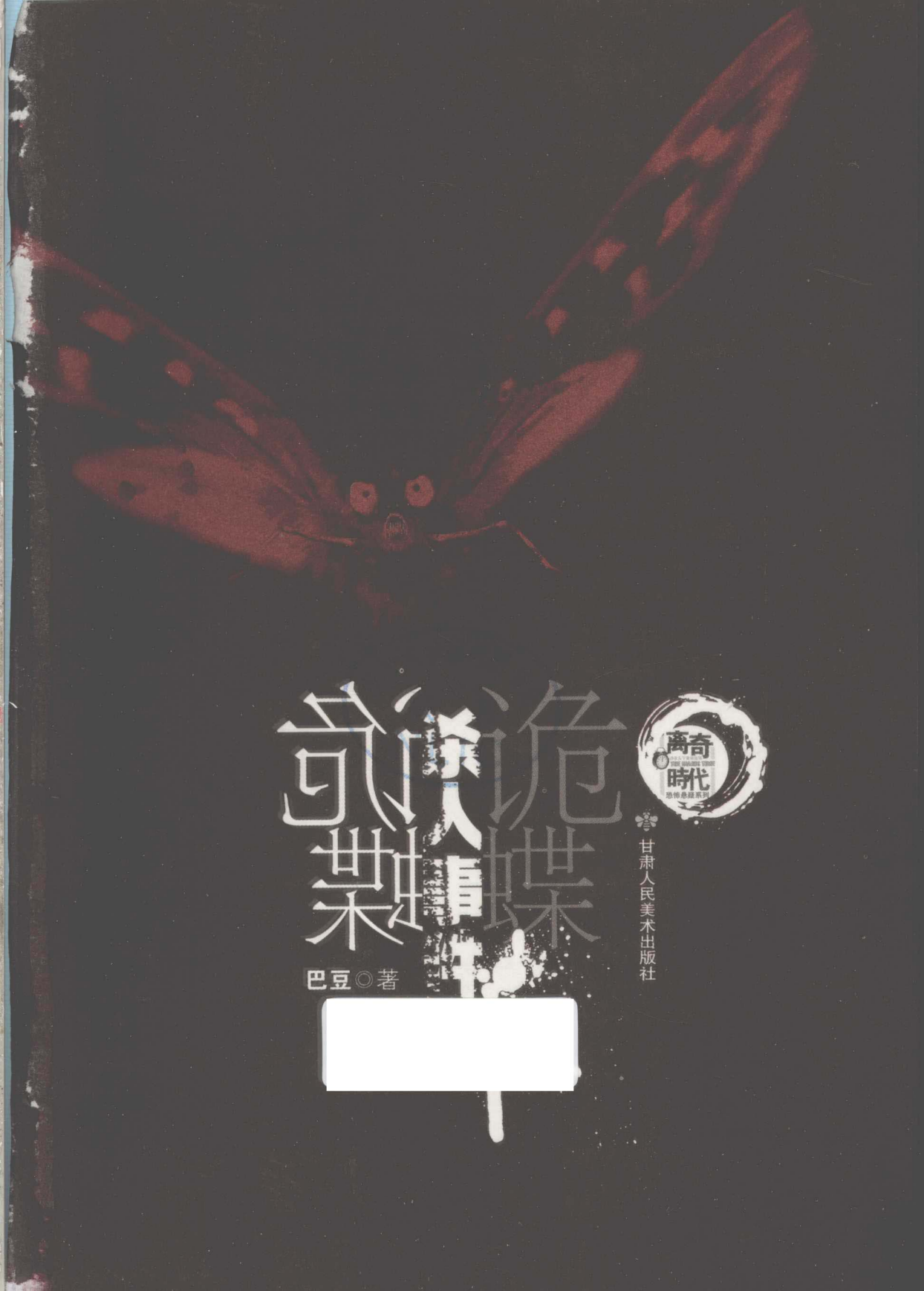
2008年4月·桐州市「4·11杀人案」·罪犯洪胜将换妻俱乐部三对夫妻囚禁于地下室，用注射器将蝴蝶卵注入他们头顶。蝴蝶卵吸食大脑，发育成幼虫，像蛆一样顶破头皮，爬满受害人整个头顶……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危险事件

巴豆◎著





诡异世界

巴豆◎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诡蝶杀人事件/巴豆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588-793-7

I. 诡… II. 巴…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9309号

诡蝶杀人事件

巴 豆 著

责任编辑: 张明钰

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3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88-793-7

定 价: 2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contents

上 篇



第一章 谋杀“专家”与心理医师 006

第二章 犯罪天赋 023

第三章 信任危机 029

第四章 奶头山“异能”事件 035

第五章 嫌疑人X的身份 046

第六章 疯子的“柏拉图” 056

第七章 致命心理诊疗 064

第八章 失重的真相 078

第九章 连环追踪 086

第十章 正面交锋 100

第十一章 “有”人生还 117

第十二章 诊所劫案 127

第十三章 空中逃亡路线 144



contents

下篇 真相

- 第十四章 曾经的“蝴蝶”社团 160
- 第十五章 谎言，谋杀，与“弑师” 171
- 第十六章 邪恶者，真正恶魔 184
- 第十七章 秘密——换妻俱乐部里的蝶杀 195
- 第十八章 没有“真相”的真相 208



上篇

蝴蝶



第一章 谋杀“专家”与心理医师

P006

1

桐州电视台记者第一时间报道了此次事件。

“毋庸置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刑事案件之一。”

镜头里出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微胖，中等身材，画面的背景是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办公大厅。

这是法院副院长，他所说的案件是指“4·11重大杀人案”。

此事如今已街知巷闻。

犯罪嫌疑人洪胜，将三对夫妻囚禁于地下室内，从他们的头顶上，用注射器注入几百枚蝴蝶卵。卵吸食大脑，发育成幼虫之后，像蛆一样顶破头皮，爬满受害人的整个头顶，极为可怖。

警方接到匿名举报之后，在他家门口，将企图再次出门抛弃被肢解尸体的洪胜逮个正着，人赃俱获。

获捕之后的嫌疑人三缄其口，拒不交代杀人过程及动机，使得审讯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直至一个月前，突然峰回路转，这个神经病开始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匿名人士提供消息，这是一个以网络为联系平台的换妻俱乐部，被害的三对夫妻均为俱乐部成员。此外，根据洪胜的交代，警方已从树林、人工湖、山坡等地挖掘出先前被丢弃掩埋的尸块。经死者家属辨认，确为洪胜交代的受害人无误。

此案于今日进行一审判决。因涉及敏感话题，为保护受害人家属的隐私，法院选择非公开审理，社会民众及媒体，一律不得进入旁听。

“我们将在法院门口等待审判结果，第一时间报道本案的最新进展。”电视台记者对着镜头如是说。

2

三十四岁的行为学家肖海清关上电视。

她对这一天期盼已久。

儿子在卧室里喊她。因为已过上班时间，儿子以为妈妈今天不上班。

肖海清的儿子今年五岁，刚学会说话不久，这一阶段，正是热衷于模棱两可表达自己观点的年龄。比方说肖海清出门，儿子会叮嘱说，妈妈要小心点，否则会出车祸的！

肖海清哭笑不得，但觉得这样很好。对于她所学的专业来说，儿童般的直接，恰恰是她研究的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会学着适应周围的环境，并根据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将其称为社会性。仍以那句叮嘱为例解释，成年人即使再委婉含蓄的说法，其意义也是与儿子的说法一样的。

这是人和动物行为上的区别。

有趣的是，这种行为并不是恒一不变的，几乎压倒一片的观点都认为，行为是人类第二层衣服，就像从西装和短裤区分商人和运动员一样，不同性格背景的人，会以不同的表象行为来表达可能完全相同的意义。

在同一个饭桌，我们从人们剔牙的动作上，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此人的大致背景及社会地位。

肖海清的研究方法，正是打破这种传统，反其道而行之的更深一步。

前不久她刚刚发表一篇实验后的论文——《无意识行为研究》。实验中，她选取了二十名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博士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职业遍布农



民、企业家、公务员、警察、记者、作家等，十男十女。

研究对象被要求在一个类似于卧室的温馨场合中，逐页仔细翻阅装订成册的风景画，而在第29页，会突然出现食人鳄鱼解剖后腹内的尸体画面，组织者将记录下各人的反应。

结果既合情合理又出人意料，大部分人都对此做出了程度不一的无意识行为：皱眉，深呼吸，挠头，尖叫，甚至还有个男生轻声地嘀咕了一句：我操。

唯独一个小学文化的拾荒者，以及拥有双料博士的科研所年轻女教授，表情漠然，没有任何反应。

起先一直被看好的医生，则摸了摸下巴。

肖海清在文章里写道，就行为学的角度而言，上述实验中，所有人都会、也都应感到恐惧和突兀，但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行为也是表现形式的一种）。在这里，无意识的行为往往比有意识的行为能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它不会像“剔牙”一样，一目了然地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却使人类复杂的内心情感赫然眼前，哪怕只是冰山一角。

这种无意识行为，往往能超越教育背景、社会身份、年纪、性别等一切社会赋予的“人的含义”，而使人回归到原始状态，像儿童一样表达自己的内心。

肖海清还提出了将此运用于犯罪心理研究的设想——特别是重刑犯，由此卸下罪犯的伪装，真正进入其扭曲病态的心理。

肖海清在桐州公安大学任教犯罪心理学及行为医学，因为《无意识行为研究》的发表，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大家一致认为，将洪胜这一变态杀手作为临床实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然而遗憾的是，在与洪胜的前几次交锋中，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

外界的看法是，肖海清的介入，使得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扭转——洪胜开口说话了。但肖海清自己心知肚明，实情并非如此。

并且，时至今日，洪胜也只交代了他那匪夷所思的杀人手法（这点其实不说，法医也有办法找到真相），而对其杀人动机依旧只字未提。

当然，按照我国不唯口供论的审判原则，以现在所掌握的证据，即使洪胜什么都不说，照样可以将其绳之以法。但对于这样的罪犯“逮了就毙”的

话，那么肖海清以及她所代表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起码应该多了解他，并以此多写两篇论文，作为他临终前对我国‘犯罪心理学’所作出的贡献。”

肖海清和洪胜的第一次单独见面，是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

任何罪犯的犯罪起源，都有着极为复杂的心理诱因。

肖海清接到此案的第一反应，是推断洪胜过去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很明显，促使他一口气杀掉三对夫妻，这种问题绝不是星期天“谁先起床买早饭之类”的斗嘴。

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中的变态杀手一样，洪胜看上去文质彬彬，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结实但绝谈不上强壮的肌肉，在一米七八左右的身高中匀称地分布。

生活和电影一样出人意料，桌上洪胜的档案里，记载了一份“绝不可能去杀人”的简历：连续三届桐州市少年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被保送全国重点X大，就读物理学专业，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名创电子任第二科研小组研究员，五年后他所发明的“变电压三极管”，在全国青年科技创新大赛荣获金奖……

在此期间，洪胜与其大学同学张静成婚。

简单地讲，眼前的这个杀人犯生活殷实，隶属中产阶级，如今却像做实验一样杀害了六个活生生的人，来毁掉他完全有可能“声名显赫”的前途？

只有一点，肖海清没有猜错，有信息表明，即使洪胜和张静尚未离婚，但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

肖海清低头看着早已烂熟于心的档案，沉默了五分钟之后，突然开始了她的问话：“你好！”

“你就是他们所说的专家？”洪胜的这句话语气平淡，没有蔑视的成分。肖海清观察到洪胜的手指、嘴角、眼角在自己突兀的问候下，并没有任何反应。

“清晨——”洪胜略作思考，“或者昨天，你刚刚做完家务；有个不大的孩子，男孩，我想大约是在四五岁左右。”洪胜改变了谈话的节奏，让肖海清感到吃惊的是，洪胜同样也在观察自己。

肖海清没有将惊诧的情绪外露，“如果不介意，我想我们的对话是否可

以录音？”

“不介意。”洪胜礼貌地回答。

肖海清伸手打开桌边的录音笔，并暗中打量自己可视的身体部分：左手无名指上有淡淡的戒痕，昨天，保姆临时请假，肖海清在清洗衣服的时候，把戒指脱放在床头柜；右边胸口的外衣上，有零星喷射状的奶渍，那是早上儿子喝奶时，一口呛到剧烈咳嗽的结果。肖海清想，之所以洪胜判断自己的孩子四五岁，还是戒痕露出的马脚，新婚的妻子是不会忘记定情信物的，而结婚有一定年头的妇女，将结婚戒指收在首饰盒里是最多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洪胜会认为是男孩，肖海清想不到，自己身上一定还有连自己也忽略掉的细节。

尽管已做好心理准备，肖海清还是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比她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

如果这是朋友间的聚会，以洪胜的智商，起码肖海清不会过于吃惊。但要知道这是重刑犯，如果他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死刑，那就太天真未泯了。

肖海清见过很多死刑犯临刑前的表现，眼神空洞无物者有，歇斯底里者有，悲恸欲绝悔恨万分者有，但像洪胜这样，此情此景下，还有工夫通过细微观察来判断对方生活的蛛丝马迹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就犹如地动山摇的地震中，逃命者首先关心的是晾在窗外的一双袜子一样，让人费解。

“别把我当专家，我今天来只是想像朋友一样地随便聊聊。”肖海清微笑着说。

“聊聊当然可以！——不过你不觉得这样的开场，很落俗套吗？”

这是飞来的第二颗子弹。

“如果你认为可以让我开口，实在是痴心妄想。”洪胜说这句话时依旧镇定，语气平淡，没有逻辑重音，就似和尚在诵读一句经书，没有任何情绪的外露。

“正如你所说，我确实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家庭美满。”肖海清决定换一种沟通方式。

这招显然是奏效的，肖海清观察到洪胜细微的变化——他变化了眨眼的频率：短时间内连续眨眼两次，这从行为学角度来分析，可以认为他对眼前

发生的情境感到质疑。

“我很佩服你的胆略，你们这一行，敢于向罪犯承认家庭信息的实在屈指可数。我是说，你就不怕我的报复？要知道，你对我可是一无所知。”

肖海清举起手边的档案笑笑，“也不能说完全一无所知。”

“你要认为纸上那些如同中学生作文一样流于表面的记载，可以代表我的一切，你今天就不会坐在对面，绞尽脑汁地想让我开口说话了！或许……我是一个犯罪团伙，我的伙伴现在就在看守所的门口，不出今天他就会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

“你是在威胁我吗？”肖海清盯着洪胜，眼神既不威严也不示弱，过了一會兒，她又说道：“好吧，我承认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肖海清决定不兜圈子。

“我不是警察，和警方没有任何关系，我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做的研究课题，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称我为专家的原因。我的专业是行为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我唯一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和人聊天！”

洪胜打量着肖海清。

肖海清趁热打铁地接着说：“对我而言，我感兴趣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这件案子。”她伸手关掉录音笔，低声说：

“如果你配合完成我的研究，我可以让你在这段时间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比方……比方说几包好烟，”肖海清注意到洪胜右手食指端有微黄的烟渍，“每天的水果，及时的报纸，甚至还可以让你见见你想见的人；或者在用过晚餐之后，在看守所的大院里散散步！——你知道的，我在看守所里人脉很广。而且即使你现在什么也不说，结局还是一样。在最后几天，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下人生呢？”

洪胜依旧看着肖海清，似乎他在琢磨这场交易。

“你和他们不一样。”洪胜顿了顿，“尽管你不信，但我还是要说，人不是我杀的！”

“我没有说不信，在你打破沉默之前，他们只能相信事实。”肖海清在这里用到了“我”和“他们”，来进一步取得洪胜的信任。

“我需要一个条件，”思考了一会儿，洪胜说道，“还有——现在就要一支烟。”

“可以！”肖海清满意地冲着天花板上吊下的摄像头做了一个抽烟的示意动作，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年轻人，在桌上放下一包开启的烟，上面搭着打火机。

洪胜点上一支，随即喷出烟。

约莫半支烟的工夫，洪胜保持着沉默。

肖海清没有打扰他。

半支烟后，洪胜探过上半身。

肖海清说：“说你的条件。”

洪胜压着嗓子说：“我想杀了你儿子！”

肖海清皱了皱眉，随即意识到陷入了洪胜的圈套。

洪胜胜利的表情溢于言表，“你害怕了吗？是不是后悔刚才承认你有个儿子？你猜我会如何去杀害他？我会给他穿一件紧身栓死的铁皮衣服，当他的身体发育长大，是会冲破铁皮外表，还是铁皮会镶入肉体？抑或停止生长，从此成为一个侏儒？我实在很想知道这种做法的结局！”洪胜放声大笑！

肖海清竭力抑制住自己翻滚的内心，面无表情地看着洪胜。

3

尽管肖海清不愿意，但她不得不承认，在和洪胜的第一次交锋中，自己是失败的。那天出了看守所之后，肖海清开车在中心公园足足绕了两个圈子，确定无人跟踪，这才回到家中。

洪胜说得没错，她有点后悔以“家庭信息”来破冰。这种做法确实欠妥，要不是对象特殊，也不会留下这样的顾虑。即使她知道，洪胜的威胁落实的可能性极低，但也不得不有所紧张。按照某人的名言：我知道这没什么，可你让我怎么能不去想？

儿子还在卧室没有起床。肖海清把儿子拖起床，穿上衣服，然后丢了本漫画在床上。在卫生间里，肖海清听到儿子在叫：“妈妈，我饿了！”

肖海清一边对着镜子上妆，一边回答：“等等，小芳阿姨马上就到了。”

今天肖海清可以晚出门一小时，她让保姆也晚到一小时。平常这时候，

小家伙已经吃上早点，喝上牛奶了，今天迟了一小时，已经开始有哇哇叫的苗头了。

肖海清上完妆，向后退了几步。

镜子里的自己头发被盘在脑后，用了黑色的普通皮筋；穿了一件灰色的职业装，普通，既不时髦，也不落伍。有些严谨，酷似银行小姐的职业装，是都市白领标配的那种款式。

衣服和裤子都是昨晚刚从干洗店熨烫后拿来的，拿回来后就一直挂在客厅，肖海清没有把它挂进衣橱——为防止衣橱里的尘埃沾染上去。

她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带一点家庭的气味去和洪胜碰面，哪怕是樟脑丸的味道。

肖海清摘下了耳环、项链、手表，任何一件佩戴物。最后是戒指，想了想，最终还是取了下来。

细节上应该没有破绽了吧？

她又仔细端详了一遍，朝镜子探探身子，拍拍左边的衣领，那里有一根细小的头发。

门铃在响，保姆带着稀饭和鸡蛋走了进来。

“别忘了给他喝牛奶。”肖海清临出门的时候，对小芳说。

在见一个人之前，如此处心积虑地准备，肖海清还是第一次，更何况对方还是个罪犯！

与其说肖海清使得审讯工作峰回路转，不如讲洪胜的前妻张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点肖海清比谁都清楚。

肖海清记得在初见洪胜的第二天，她接到了刑警队长李明的电话。

“或许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我想还是告诉你一声，洪胜的妻子想见他。”

像洪胜这样的重刑犯，羁押期间是不允许亲属探访的。肖海清却知道这可能是个突破口，就算张静这时候不出现，她也早有打算要去拜访这个女人。

张静和洪胜结婚四年，从大学时期就相识相恋，算起来也是半个青梅竹马。

“我并不了解他！”等到肖海清见到张静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算盘并不

如意，张静竟说自己不了解洪胜。

“你不了解他？那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在简短的寒暄之后，肖海清开始了谈话。

“因为我爱他！”张静的直言不讳让肖海清有些吃惊。眼前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却像韩剧女主角那般，有着盲目热恋一个男人的激情。

很明显，张静并不是那种娇媚的女人，不是那种拥有诱人外表、明知凶险依然引得众人追捧的女人。

她的发髻盘在脑后，整体衣装的造型呈O形，配着一个并不夸张的拉夫领，这正是内敛低调性格的外露。

在肖海清的理解中，这是一个传统中国女性，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浮躁的影响下，自然外露的正常欲望——爱的欲望。

肖海清注意到她的逻辑重音，放在“因为”和“爱”上，符合此时的语境，但语气过重，使得整句话听起来像莎士比亚的舞台剧。

但恰恰是这样的矫揉造作，让肖海清判断出这个不擅长伪装自己的女人，急切地想要表达真实的想法。

简言之，这句话的可信性是极高的。

当然，这势必一开局就推翻肖海清对于洪胜因为妻子背叛而导致杀人行为的最初设想。但肖海清并不气馁。她也从没有奢望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进入一个变态杀手的内心世界。

“既然如此，怎么会分居呢？”张静比洪胜要容易对付得多，肖海清知道如何以丝丝入扣的盘问来获得想要的信息。

“因为……因为一些生活习惯问题。”肖海清立即发现张静在说谎，张静说这句话时闪烁其词，眼神飘离，并有短暂的停顿。

很明显，她在思索敷衍的理由。

真实情况绝不如她所说。

沉默了一会儿，“你们有孩子吗？”肖海清问道。

她当然知道他们没有孩子，这只不过是一个伎俩。说谎并不是好的现象，不擅长伪装的人，往往更为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缩进龟壳里。肖海清这个问题很可能触及张静的神经末梢。

她打算把气氛缓一缓。



张静的眼里闪过一丝光芒，又迅速地暗淡下去，并再次游离眼神来掩饰自己的这种波动。肖海清发现，这可能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没有。他不想要，我……也不想。”

肖海清并不认为这是张静想要表达的本身。对于传统的中国女性而言，家庭往往是生命的全部，而没有孩子，压根就不能算是拥有家庭。在这点上，肖海清并不相信张静会和自己不同。

“为什么不要一个呢？我是说，或许有了孩子，你们就不会弄得像现在这么僵，他也不会去做出……做出那样的事。”

“说实话，我不相信他会杀人，尽管我不了解他，但我知道他不会杀人。只要你和他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人。我觉得这和了解不了解没什么关系，而是一种常识。你不了解一个人，不一定知道他会去做什么，但或许知道他不会去做什么。这是一种感觉，我说不上来，比方说河马的外表再凶神恶煞，你也知道它不可能去猎杀一头麋鹿，这就是食草动物的共性。洪胜身上就有着类似的共性。但是谁知道呢——谁知道人会发生什么变化？”

“能说说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吗？”肖海清微笑着鼓励张静说下去。——谈论自己爱着的男人，总是女人的天性。

张静的脸上明显露出了轻松。“我们是大学同学。那时候——我是说那时候，年轻人还不像如今这样奔放，相互爱慕的男生女生，只敢偷偷地注视对方。洪胜是那种望一眼就让人难以平静的男生。他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肤浅的阳光少年般的帅气，也不是故作成熟的少年老成，当然更不是巧言令色取欢于女生的油滑。他吸引人的地方，怎么说呢——是一种……一种‘矛盾’。

他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你很难想象他在学校礼堂滔滔不绝演讲时的激情；当你认为他是个开朗乐观的青年时，他又可以羞涩地躲在墙角，整整一个月埋头于自己的个人世界中；他连续几个学期获得奖学金，却又像坏孩子一样逃了三个月的课，去了云南，要不是钟爱他的老师力保，险些被退学；他可以连续半年每顿午餐吃同一种食物，也可以在半年之后，从此对这种食物不闻不问。

他就像一部推理小说，引人入胜，结局总能让人在‘倒吸凉气’中，获

得酣畅淋漓的文艺享受……

总之，他是非常带劲的家伙！”张静的表情中流露出女性原始欲望的野性。

“然而——”随着这一转折的词汇，张静那种野性像小兔一样，慌张地逃进了内心森林的深处。

这一行为上的细节，肖海清当然没有放过，她突然反应过来，他们离婚的终极原因，当然不是她所谓的生活习惯问题，也不是因为孩子，而很可能是因为——性！

4

换妻俱乐部成员X君打来电话，这是案发以后警方接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帮助，”X君在电话里说，“洪胜和他的妻子，曾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我和他们曾在一年前参加过同一个Party。”

肖海清得知这个信息之后，自然而然地与她的“性推断”挂上了钩。

在与张静那次戛然而止的接触后几天，肖海清接到了张静的来电。当她向警方提出“想见洪胜”的要求再次被拒绝之后，她想到了对此有可能提供帮助的肖海清。

“我想我提供这种机会的可能性很小，但我可以尽量试试。”在闹市区的一个咖啡厅，肖海清再次见到了张静。“当然，前提是你让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坐在对面的张静喝了口咖啡。

“我对你丈夫的案子——很了解，但我对他这个人却一无所知！”

“——你想通过我去了解他？”张静有点明白了，“我说过，其实我并不了解他，他也不希望别人了解他。自从我们结婚，直至今天，就连他的书房，没经他的允许我也不能随意进出。”

“总比我这样只能对着档案去了解一个人要生动得多吧？”肖海清笑笑，喝了口咖啡，她的包里装着录音笔，但她并不打算用它，“你知道的，被害对象都是一个名为‘蝴蝶’的换妻俱乐部成员，我不知道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在张静真正开口之前，肖海清并不想让她知道自己已获悉的信息。

“这个，这个……”